



*Qingshaonian
Wenku*

青少年文库

朝花夕拾 · 野草

鲁迅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青少年文库

朝花夕拾·野草

鲁迅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花夕拾·野草 / 鲁迅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3(2014.12 重印)

(青少年文库)

ISBN 978-7-5339-2752-3

I. ①朝… II. ①鲁… III. ①鲁迅散文—选集
②鲁迅诗歌—选集 IV. ①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1626号

责任编辑 李庆西 董建生

装帧设计 唐 筠

责任印制 朱毅平

朝花夕拾·野草

鲁迅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118千字

印张 5.5

插页 3

印数 44001-47000

版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0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752-3

定价 12.5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前言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朝花夕拾》是鲁迅于1926年2月至11月间追怀往事而写下的十篇“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散文。这些散文曾在《莽原》半月刊上陆续发表,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编订成书时,定名为《朝花夕拾》。鲁迅在写作这些作品时正经受着北洋军阀当局和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重压迫。1925年,他因支持学生运动,受到“正人君子”们各种“流言”的攻击和诽谤。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政府枪杀进步学生,鲁迅受反动政府通缉,不得不到厦门大学任教,后又受守旧势力的排挤。在这样的处

境中,鲁迅曾说:“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这十篇作品,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虽然是回忆文章,但都反映着当时社会斗争的痕迹。这是鲁迅唯一的一本散文集,又带有自传的性质,因此对研究鲁迅具有重要价值。

鲁迅写作《野草》时,适值五四运动退潮,正如作者在《自选集》自序中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编成本书的时候,如《题辞》篇末所记,正是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后几日。

鲁迅在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的信中,谈到《野草》时说:“我的那本《野草》,技术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对书中有些文章的写作意图,鲁迅在《野草》英译本序中解释说:“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字中读懂鲁迅当时的心情。

目录

朝花夕拾

- 小引 3
- 狗·猫·鼠 5
- 阿长与《山海经》 15
- 《二十四孝图》 22
- 五猖会 30
- 无常 35
-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44
- 父亲的病 50
- 琐记 57
- 藤野先生 67
- 范爱农 74
- 后记 84

野草

题辞	103
秋夜	105
影的告别	108
求乞者	110
我的失恋	112
复仇	114
复仇(其二)	116
希望	118
雪	121
风筝	123
好的故事	126
过客	129
死火	136
狗的驳诘	139
失掉的好地狱	140
墓碣文	143
颓败线的颤动	145
立论	148
死后	150

这样的战士	155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157
腊叶	160
淡淡的血痕中	162
一觉	164



朝花夕拾

本集初版收回忆散文十篇。作于1926年。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



小 引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

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回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①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

(原载 1927 年 5 月 25 日《莽原》第 2 卷第 10 期)

^① 1926 年“3·18”惨案后，北洋政府拟下令通缉鲁迅等人（参见《而已集·大衍发微》），为此鲁迅曾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在德国医院时因病房住满而被迫住进一间木匠房。



狗·猫·鼠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①;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慎,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②之

① 《兔和猫》,鲁迅的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22年10月10日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

② “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1926年初,鲁迅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就北京女师大学生运动的评价展开论争。1926年2月3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一文,其中说鲁迅和陈西滢等人都是“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不要互相再打笔墨官司,以免在人前丢丑。鲁迅对此曾予反诘,参看《华盖集续编·我还能“带住”》。

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①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②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③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④博士(Dr.O.Dähn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见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会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

① “不好惹”,徐志摩为陈西滢发表在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上的“一束通信”写了《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的“按语”,其中说:“说实话,他(按:指陈西滢)也不是好惹的。”

② 陈西滢在《致志摩》一信(见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中说:“昨晚因为写另一篇文章,睡迟了,今天似乎有些发热。今天写了这封信,已经疲倦了。”

③ 1925年11月7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48期发表《创作的动机与态度》一文,文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青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度敬的眼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

④ 覃哈特,通译德恩哈尔特(1870—1915),德国文史学家,民俗学家。

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①。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②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

① “颜厚有忸怩”，语见《尚书·五子之歌》。意为脸皮虽厚，内心仍感愧怍。

② 万生园，也作万牲园，北京动物园的前称。

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①(P.Bruegel d.Ä)的一张铜版画 *Allegorie der Wollust* 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②(S.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③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

① 大勃吕该尔,通译勃鲁盖尔(1525—1569),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兰德斯的讽刺画家。*Allegorie der Wollust*,德语,意为“情欲的喻言”。

② 弗罗特,通译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一词的德语和英语原名。

③ 章士钊(1881—1973),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曾译有《弗罗乙德叙传》和《心解学》。

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用的了,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现下“动辄获咎”之秋,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有些手续,新的是写情书,少则一束,多则一捆;旧的是什么“问名”“纳采”^①,磕头作揖,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婚礼节文》,《序论》里大发议论道:“平心论之,既名为礼,当必繁重。专图简易,何用礼为?……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可以兴矣!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气,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理由实在简简单单,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人们的各种礼式,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我就满不管,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奉陪作揖,那是为自卫起见,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还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②的句子,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

但是,这都是近时的话。再一回忆,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至今还分明记

① “问名”“纳采”,旧时议婚的程式。“问名”是男方向媒人询问女方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纳采”指向女方送定婚的礼物。

② “阴险的暗示”,陈西滢为否认他说过诬蔑女学生的话,在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说:“这话先生说了不止一次了,可是好像每次都在骂我的文章里,而且语气里很带些阴险的暗示。”